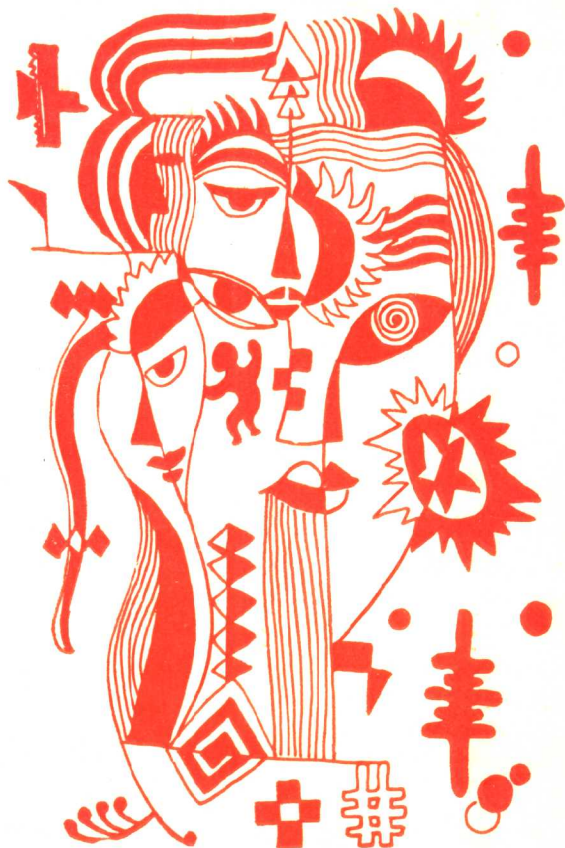




邵晓光
孙文喜
王国伟
王晓红
译

人的需要



[东德] 凯特琳·勒德雷尔 主编

人的需要

〔东德〕凯特琳·勒德雷尔 主编

邵晓光 孙文喜 王国伟

贾永兴 王晓红 译

黄相荣 王尚胜 马立恩 校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沈阳

责任编辑 卞云阁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王若梅

人 的 需 要

〔东德〕凯特琳·勒德雷尔 主编

邵晓光 孙文喜 王国伟

贾永兴 王晓红 译

黄相荣 王尚胜 马立恩 校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省建平县印刷总厂印刷

★
开本: 787×1032 1/32 印张: 12 字数: 280千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
ISBN 7-5610-0365-X

C·2 定价: 4.40元

人的需要

凯特琳·勒德雷尔 主编

需要理论和需要方法论被视为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是确立范围广泛的环境目标的工具，尽管这一工具最终的实用性如何还有待于证明。在本书中一些国际知名专家试图澄清需要概念是否可行，是否具有能客观地具有主观共性地被人们加以接受的特征，以及是否能以经验研究的普遍接受的方法来对需要进行研究。本书所收集的论文都发表在柏林科学中心的环境与社会国际研究院所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本次大会旨在评价当前对人的需要所进行的研究并考察人的需要研究能被用来作为形成环境政策目标基础的程度。这些论文对人的需要概念的理论含义、方法论含义及实用含义都提出了许多新的启示。

编者的话

需要理论和需要方法论被视为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是确立范围广泛的环境目标的工具，尽管这一工具的最终的实用性如何还有待于证明。其包含的内在假设是：环境质量不应仅仅以人的健康的考虑为基础，也应该将其它需要包括进去。尽管这一观点在非常一般的水平上具有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倾向，但是当接触到具体的目标和对象时这一观点仍被视为一个哲学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需要的研究主张要对这些问题提供客观依据，并由此为环境政策开拓更广泛的思想观念基础。

本书将提供包括人的需要及其方法论研究在内的当前的整个研究状态，它试图评价这种研究状态并试图考察能将对人的需要的研究用来作为形成环境政策目标的程度。对需要的研究是在世界范围的二十七所研究院进行的，与这一研究同步进行的还有联合国大学的研究项目，即“目标、过程及发展标识”项目。1978年5月27日—29日在柏林科学中心的环境、社会国际研究院召开的一次大会（“目标、欲望性及对需要定向的环境计划的实施的机会——以人的成长概念为宗旨”）邀请了世界知名专家来描述并批判性地评价人的需要研究的状况并讨论和协调它们的初步结论。

本书各章以这次大会提交和讨论的论文为基础，但本书不仅仅是大会的论文的简单的编辑。大会期间专家们所提出的思想将激励大会在以后更新和修正他们的工作。专家们的

工作已经使不同的观点汇集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它能有助于对人的需要及环境政策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梅恩诺夫·迪尔克斯
柏林科学中心环境、社会国际研
究院 主任

前 言

自从1978年4月以来，联合国大学就一直在进行“目标、过程及发展标识”的研究。这一项目是联合国大学的“人及社会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目标、过程及发展标识”（GPID）项目的一个出发点是这样的思想：由于巨大的扩张和剥削过程的结果，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都产生某种发展失调。因而GPID项目的目的在于研究出新的东西以代替当前普遍追求的政治行动目标，研究出获得这些目标的社会过程的指南，研究出对这些新的战略实施并使之成功地进行监测的标识。

目前在世界各地有27所研究院分别从事GPID各种分项目的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包括一些国际性组织以及某些从事各分项研究的个别专家。GPID项目的一个分项目是需要的研究。“需要”的概念存有争议，这一点本书将充分说明。但是无论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在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上要给人以尊严，某些这样的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发展的目标必须是要发展人，使人从物质方面和非物质方面都得到发展，为达此目的，人的形象就需要是丰富的，多元的，具有动力特点的，并且最深刻的是要具有人性。除此之外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发展失调呢？

本书是GPID项目及环境与社会国际研究院联合组织的需要的首次会议的成果。以后还将召开会议来进一步澄清需要概念。本书就是这一研究方向的开端，希望读者赞同这

样的看法，使这一研究方向富有前途。

联合国大学目标、过程及发展标识 (GPID) 项目
协调人：

约翰·加尔通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梅恩诺夫·迪尔克
前 言	1	约翰·加尔通
序 言	1	凯特琳·勒德雷尔
第一篇 需要的理论 方法	17	
第一章 人的需要：社会心理学的方法	21	奥托·克兰伯格
第二章 社会、需要及权利：系统的方法	40	卡洛斯·A·马尔曼
第三章 基本需要的方法	57	约翰·加尔通
第二篇 关于需要的典型 曲解	128	
第四章 人的需要：完备的整体 方法	133	奥斯卡·纽勒
第五章 满足物的隐限制	158	约翰·弗里德曼
第六章 需要研究中的逻辑 阐述	173	卡洛斯·A·马尔曼
		所罗门·马库斯
第三篇 需要概念规范的涵义和政治的涵义	199	

第七章	人的需要和自由: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甘地的观点.....	203	拉马施里·罗伊
第八章	能假设“真实的”和“虚假的”需要吗?	229	艾格妮丝·赫勒
第九章	需要和动力	246	埃莉奥诺拉·马西尼
第十章	人的基本需要的基本问题	252	吉尔伯特·里斯特
第四篇	需要方法的实际应用	273	
第十一章	需要方法论	277	凯特琳·勒德雷尔
第十二章	需要的交流:可见需要模式及其同一性	299	安东尼·N·J·贾奇
第十三章	劳动与闲暇冲突吗? 发展中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的需要	335	伯恩哈特·格莱泽
第十四章	基于需要的决策	351	迈克尔·切瓦利埃
第五篇	未来需要研究	367	
第十五章	未来的需要研究领域	369	约翰·加尔通
			凯特琳·勒德雷尔
译后记		372	

序 言

凯特琳·勒德雷尔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各种具有多义的概念，“需要”概念就是其中之一。对这一概念进行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想提出某些难以把握的概念。相反，社会科学的客体——社会事实及社会过程——较之任何其它知识领域都更易于被具有一般社会经验及兴趣的人所理解。社会科学的思想容易被人们及社会制度所接受并应用于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所应用的思想概念与科学立场无关，与应用的性质也无关。“需要”这一概念恰恰就是属于这一类思想范畴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这一术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政治辩论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一直是一个主题）。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联合国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许多计划中已明确采用了“基本需要”（basic needs）这一术语。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在商品广告中颇为成功地迎合了人们内在的及外在的需要。上述这些需要概念的使用是否合理、恰当，这里将不作讨论。

对“需要”这一术语如此广泛地应用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还有一个更基本的观点：当前对需要所作的科学研究有些模糊不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同的研究者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些学者甚至怀疑从需要的角度来从事严肃的社会调查、社会活动或社会发展的研究是否合适。

尽管众说纷纭，还是有足够理由让需要这一概念暂时存在下去，至少也要作为一家之言看待。理由之一是，这一概

念具有潜在力量，即它能使人们经常想起个人及社会活动的目的，即使说这个目的不是唯一最重要的，但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这个目的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潜在力量来自于需要概念所蕴涵着的人的动机与自我实现之间的联系。

如果试图使需要的研究具有实际意义，使其在社会研究和制定政策方面发挥作用，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至少需加以明确。更确切地说，要比目前更为清楚地明确：需要概念是否可行，它是否具有在客观上或主观上能被人们所接受的特征。还要比目前更为清楚地明确：对需要的研究能否使用常规的或人们普遍接受的经验的方法。如果做不到这些，需要的概念就会仅仅局限于思想意识的范畴了；而在实践中，在日常政策的制定上，它所具有的通过科学发现所揭示的潜在的重要作用将大大降低。

本书旨在澄清上述一些模糊观点，并不奢望对需要研究的现状作全面的考察。本书收录的是研究需要的专家们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因此，有关当前需要争论中的几乎各种主要观点都可在本书中窥见一斑。不仅如此，对需要的研究所涉及的理论、方法论和实践问题，本书也较一般文献更明确地进行了探讨。这些探讨对时常阅读需要文献的读者们来说可能尚是陌生的。

当前对需要的争论在本书中以双重意义表现出来。其一，本书提供了当前需要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的焦点。学者们对一些争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有时还在各种不同观点间进行对话。对于出现的各种不同观点，无须使其一致，也不能将其视为无的放矢。就目前来说，所有观点都有价值，它们有助于读者窥其全貌。其二，每篇文章所提出的

各种观点都是对需要研究所做的尝试性的探讨。以下所述意在使读者把握本书旨意，易于掌握各章内容。

什么叫需要？

在需要的研究中，争论最多的并且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需要下定义。为需要下定义须注意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需要是一种理论建构。这意味着，个人需要的存在，或者严格地说，这些需要的“真理性”不能以感觉直观的方式来验证。至多，可以从某个人所利用的或试图得到的各种满足物，或者从由于没有满足而表现出的失望感来间接地推断需要的存在。所以，无论将这些现象中所蕴含的内在原理称作什么，它总是一个可以商讨的问题。本书的作者，就象他们以前的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样，将其称之为“需要”。

对需要概念的研究和解释有两大主要流派，本书对两大流派的有代表性的论文都分别作了收集。一种流派认为，需要的普遍特征——正是由于这种特征，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是预先设定的。另一种流派认为，需要的历史特征和主观特征是决定性的。

第一种流派的观点以下列定义为特征：

(1) “需要可以被抽象地理解为人们在某一社会中为了使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可能而要予以满足的要求。”

〔马西尼，(Masini) 第九章〕

(2) 需要具有这样的本质特征，“它是某种必要条件，是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需要的主体作为人的存在而起作用。”〔加尔通 (Galtung) 第三章〕

(3) “需要是一种避免疾病状态的客观要求。所以就象疾病状态是客观的和普遍的一样，需要也是客观的、普遍的。”〔马尔曼 (Mallmann) 和马库斯 (Marcus) 第六章〕

第二种流派对需要所做的思考是以明显的非定义为特征。关于需要的表述举例如下：

(1) “需要因社会而异，因此不可能预先确定需要。也不可能谈论什么普遍的需要。”〔罗伊 (Roy) 第七章〕

(2) “需要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无客观内容。”〔里斯特 (Rist) 第十章〕显然，如果把需要看作基本上是历史的现象，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实践，则最好还是不要对需要下一个全面的定义。不然的话，就象赫勒 (A·Heller, 第八章) 指出的那样，为需要下定义的人是在妄图“取代上帝的地位，为社会的需要系统作判决，是在宣称他个人有能力超越（超越别人，甚至超越他自己）历史决定和社会化的价值。

从赫勒对需要概念的理解可以得出如下的逻辑结论：需要是这样一种概念，即：“个人意识到的需要，实际上就是他的需要。”同时，“人们感觉到的所有真实的需要必须被认为是真实的。它包括人们意识到的需要，人们表达的需要及人们谋求予以满足的需要”（上述两种观点引自赫勒）。但是吉尔伯特·里斯特 (Gilbert Rist) 根据不可辩驳的充分理由对用需要概念解释社会发展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在历史的、主观的题目下讨论需要概念可能更为明确）。他从赫勒的表述中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一切都是需要，也就无所谓需要了。”

当然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这样的评语只适用于某些

需要概念，尤其适用于那些将需要概念仅仅等同于个人的及“主观的”需要观念。照例，严格推导出来的科学概念是允许采用如上所述的完全“客观的”和完全“主观的”两种极不相容的研究方法。比如，A·赫勒本人将那种只会为别人利用的愿望的需要排除在她的“全部的”需要之外，这就使得她的“全部的”需要观点的表述有了可接受性。这是一种惯用的表达方式，可以追溯到康德。由于这种惯用方法，其局限性必然要引起争论。

然而，可能有这种情况，试图承认已被赫勒“取消资格”的需要，就会表明，人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既不能使他们染上疾病，也不能阻止一个人作为人而发挥作用（事实上，这是前面讲到的、普遍的客观的方法的定义标准）。还有些提法，能使最初那些杂乱无章的需要概念有机地统一起来。一种提法是：“去发现如果说不是所有的人，那么也是大部分人所感觉到的需要。”（克兰伯格，Klineberg，第一章）还有一种提法是：“通过中介、统一与抽象去寻找共同的（需要）决定因素。”（加尔通，第三章）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可以认为这里所讨论的两种需要观并不互相排斥。更进一步说，这两种需要观的差别只在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但二者对需要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断言，他们的常被看作实质性的分歧实际也不过只是一个术语的问题而已。对此有待进一步阐述。

澄清概念和术语的分析方法

特别是本书的那些作者们，他们偏爱的是“主观的”和为历史所决定的一种需要概念，竟“自然地”唤起了对需要的起源的关注，并以此进行分析这些需要的问题。奥托·克

兰伯格列举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各种问题，认为“人的所有活动（包括需要）百分之百源于环境，百分之百源于（生物）遗传。”这意味着确实存在着有机体需要，这些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能维持肉体组织的健康和生存。但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在有机体的需要的表现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此吉尔伯特·里斯特提出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不能为了满足摄取食物的需要和一位女人一起吃猪肉。

持普遍的、“客观的”需要观的作者们（见卡洛斯·马尔曼和所罗门·马库斯的第六章）会这样地分析里斯特的例子：食物是（普遍的、客观的）需要，猪肉和女人的陪伴是满足物（尽管这个例子中的满足物不符合这位穆斯林教徒的欲望）。换句话说，这些论者只不过将持历史的、“主观的”观点的理论家们称作“需要”的东西而叫“欲望”罢了。据称，不是需要而是欲望（还有满足物）因空间、时间及文化不同而有所不同；欲望是主观感觉到的，不一定同需要相一致（见加尔通，马尔曼，马尔曼和马库斯，马西尼）。卡洛斯·马尔曼和所罗门·马库斯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在需要的研究中有很多概念和术语混淆不清，需要的术语每每用错。这样，他们似乎认为澄清了上述问题就会解决当前需要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根据上述的理解，“我需要一辆轿车”将不会是对需要的表达。这个人的欲望是一辆轿车。轿车是满足物。举例来说，这个人需要的或许是运动，或许是地位，或许是（速度）狂。就这个人的个人生活条件而言，为了满足上述的某种需要，一辆轿车可能就是适当的满足物。

是否要把需要和欲望严格区别开来，还是把需要本身看

成是变化物，问题是一样的。人的任何一种需要的满足取决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就这个术语的最广泛的语义而言），这是由这一术语的符号涵义所决定的。这不仅使应用于需要研究的适用的方法论复杂化，而且更主要的是，会使人们产生一些怀疑，怀疑所谓基本需要概念的科学性和政治一贯性。事实上，这并不是产生怀疑的唯一理由。

建议在有关需要的争论中将“基本的”一词删去

当讨论基本需要问题时，通常总是提到马斯洛的著作。马斯洛的一套众所周知的基本需要包括：（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归属和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研究了患有神经疾病的人的行为以后得出结论说，只有当一个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可能再提出一个较高层次的需要。由此可见，马斯洛的基本需要就是一组分等级的需要，较低级的需要比较高级的需要具有更大的紧迫性。

这种理论产生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它提出了要对基本的和非基本的需要加以区别，（后者没有包括在马斯洛的等级中），对较基本的需要和次基本的需要加以区别（取决于满足的相对紧迫程度）。其次，它使人们将“较基本的”需要同物质满足物等同起来，将“次基本”需要同非物质的满足物（制度）等同起来。据说这两大缺点使得工业化国家及国际组织所奉行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的成功受到了威胁。这些政策是以基本需要为准则的。

本书的作者们在涉及基本需要问题时，（加尔通，马尔曼，马库斯，罗伊）提出将“基本的”这一词从需要的讨论